

筆者（時余奉派駐漢，主持京漢鐵路南段軍運事宜）與顏德慶局長（顏係湘鄂路首任局長）同到車站迎接，心知先生此去，即可恢復自由，竊爲之喜，惟因押運軍警環伺其旁，不便多言，僅略致慰藉之詞而別。

先生到京未久，時局急變，桂軍乘勝直趨岳州，傅祇得棄職潛逃，是年杪，段因主戰失敗，辭國務總理，改任參戰督辦，南北之戰，暫告一段落，先生之案，亦在無形中不了了之。

先生自遭打擊，意氣消沉，快不快，嗣復回部任事，但從此無心再圖進取，越數年，即病逝。先生有一子，名××，性極敏慧，辦事精幹，民二十，筆者任湘鄂路局總務處長時，渠曾在處內供職，頗資得力，筆者甚器重之，抗戰勝利後，又於寧漢等地，數見之，大陸淪陷，想被關在鐵幕，不及逃出。

從前北洋軍閥，大都蠻橫跋扈，視人命如草芥，動輒殺害交通從業人員，先生之案，乃一顯例，雖

能永年，是可謂：「傅良佐雖未殺先生，先生實由傅良佐而死」，言之可恨亦復可哀！

## 交大人老龍

最近因爲紀念一位死去的朋友，會寫過一篇文章；老龍見了，定要我也爲他寫一篇，理由是：「咱們交情够，憑咱在這小圈子內一點名望，也够資格給咱寫！」我推說，寫死人文章容易，捧得高，反正「死者爲大」，沒有人罵我詭媚；挖苦一點，也不必就心回敬，至於寫活人，可真敬謝不敏。話沒說完，老龍扭身就走，得，我算又得罪了他，只得拿起筆來，寫！

老龍是學工程的，單憑這，他就高人一等，何況他家學淵源，生長大族。小時似乎就嬌生養慣了一點，所以雖然現已年將不惑，對世事凡人，依然都瞧不順眼；開口就「什麼東西」，緩和一點，也得「假如我……」，爭辯起來，真個險

時光如駛，回首前塵，忽忽已四十年，追念先生，真有一「不堪人事日蕭條」之感！

## 苦雨

自與老龍共事以來，雖然親眼見他受過不少挫折，可是明裏，人家都讓他三分。一則似乎摸透了他的個性，發完脾氣就完了，「嚙啥苗頭」。再則，他那遇事認真的傻勁，却也够年青小夥子欽敬的。

前年冬天吧，咱們公司要修復一個老礦洞子，裏面空氣窒息；聽說還有積水，一旦穿通了，泛濫下來，準會人材俱沒。所以雖則大家曉得是件重要工程，誰都沒作聲。只有老龍自告奮勇「咱去！」於是任命他爲副主管，專理工程，外加一位正的，老龍雖然滿肚子不高興，也只得認了，誰叫他三言兩語就「什麼東西！」呢！而且據老龍自己對人說：他廠長本欲派他爲正的，實在因爲工程太重要，怕他分心不

這在老龍看來，是天公地道的合理，就任他做。以後就有人問他：「你曉得啥！」老龍必會頭一仰、眼一瞪：「你曉得啥！」假如我不先身士卒，誰肯賣命？果然而然，有一天，積水沖下來，工人紛紛逃命，老龍騰空兩手吊在樓上，整整一小時有餘，給隨積水沖下來的亂石打得遍體鱗傷。總算才修得好，不久水也就退落。老龍才得身免，從此老龍的傻勁也更出了名。

老龍除了肯幹，理論也特別多，諸如「官場現形記」、「二十年來，莫不滾瓜爛熟，他認定：處今之世，不可無一更積極一點，對付這些「什麼東西！」的人，就得以毒攻毒，以牙還牙。有一次，承他不棄，對我說：「你可知厚黑學，今人處世遇事之聖經也。內有「鋸箭」一補鍋「兩法。鋸箭者：有士露部份；士詢以奈體內之箭頭何？曰：「此內科事，非關吾也。」至於補鍋，則不見補鍋匠之補鍋乎？

先必將破爛藏大然後索價，再才修補，此之謂捨我莫屬。豈非妙焉乎哉！「老龍一高興，就愛掉文，我已習以為常，雖然這次調門拉得特別長，我並不以為酸。接着，漢高祖啦、唐太宗啦、引經據典，莫不是一個個厚黑起家，「鋸箭」、「補鍋」是用。末了，他說：「鋸箭補鍋兩法，能一而可奪天下，況我已一貫之乎？」言下大有天下非他莫屬之概。幸而語氣間尚無「只使君與操耳」一套，我才放心，也就唯唯。

也許老龍幹副的幹膩了，否則，定是看到「扶正」的支票沒有兌現而感到心煩；反正那老礦洞子一修通，雖然採礦上佈置尚未妥善，他就鬧着「不幹啦！」理由倒很簡單，一副的不是人幹的！「正的那位去勸勸他，幾乎挨他一頓揍，在他眼裏，正的就成爲「什麼東西！」個廠長仍想借重他，沒奈何，知咱倆交情够，要我去勸勸他。想不到他却悄悄地告訴我：「此即所謂補鍋法也者。你別來攝我，等着瞧！」我想，槽！這小子居然中毒，假戲真做起來，憑他，一無靠山，二無裙帶，準開刀。果然，沒有半個月，該員人事上即有不睦，姑念平日

勤勞，替國內調！「補鍋」差下兒變成了滾蛋，幸而「姑念」之未可愛！調回來坐冷板凳，老龍就有這點可愛！

老龍自從「補鍋」失敗，深感覺不够用，現在悉心研究讀孫子兵法，因爲孫子主張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。善之善者也。一他覺得比黑厚學更高明。憑老龍那股認真勁兒，雖然兵法詭道，變幻難測；我想，不出半年，準會給他豁然貫通。所以老龍之東山再起，前程錦繡是固可預卜的，既然「蓋棺論定」似嫌過早，我也就交此卷。

### 附苦雨學長來函

善棟吾兄：每承面囑，復由林兄轉告，欲弟爲「友聲」寫稿，對閣下這番熱心，不禁爲「友聲」深慶得人。弟以往也曾替「友聲」寫過，只是後來拜讀到竹老等筆墨，有點自慚形穢，不敢露面，近來是可能入了魔道，老是閒不下來，更無法執筆。爲了答謝吾兄熱忱，並見到上期「友聲」屢屢提到「交大人」，特將前投發聯合副刊一稿奉上，「友聲」爲聯誼刊物想無一稿兩投之嫌，而弟所寫者確係交大人之一（姑隱其名）苟能博得諸學長會心一笑，也算是弟一番敬意，爲此擋塞，未悉能派司過去否？弟 苦雨